新編顔子

錄本顏子五卷曾子二卷言子三卷皆宋元人纂輯潤州蔣氏藏書曾子首頁有識語曰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一日一貫題孟池肩吾氏錄本也考明史沈一貫傳一貫先以侍講忤張江陵不得遷至江陵卒乃以南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時為萬曆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罷相錄此書時已躋揆位故窺中秘典籍又其時雖預機務而未全秉國鈞故尚有臨池之暇也此三子焦弱侯國志經籍志均著錄焦氏與肩吾同時蓋當時尚有傳本此後則亡觀其題式實自宋元刊本迻錄

至于珍貴類為沈四時遺墨藏題衣識古足徵信謂於孤本秘籍得乎戊午六月得之秦郵舊家六月一日裝竟因書其端以識慶幸上虞羅振常再識于海上寓居之蟫隱廬

江蘇詩徵
國朝名人
尺牘續集
墨香居傳
民小傳

蔣宗海字星巖號春農丹徒人乾隆壬申進士官內閣中書工詩能篆刻善丹青著有春農吟稿深于校讎之學與商古籍著則及論唐儲宋槧其書集板某某數家聊城楊氏所藏宋刻大戴記即蔣氏藏書

吉鑒藏書紀事詩卷五

顔子篇目

瑞陽敖峯後學洲村李純仁

顏子篇目終

人言顏子貧尚有負郭田五十畝簞瓢固以自樂諸子皆有書唯顏子以發世無傳勤哉純仁之用心也經史子傳萃而成書如一家言勤哉純仁之用心也純仁李姓盖飽學

敖峰李純仁示余刻本一策曰顏子余験曰顏子有書耶君曰非顏自爲書也集經傳中顏子言行以爲書若補亡耳余嘗疑　孔門高弟如曾子子夏其徒各以書行顏獨短命闕然故學者無所授受道固不以書之傳否爲閒斷也然三聖心學傳於孔子幽微而不可識者心也昭晰而猶可究者書也聖遠言湮昧於心者其洗於書乎容或難之曰孔顏之妙淵嘿鷄鳴視聽希微見墻在礫不可摶控喟然之歎皆參學要

切之語鑽仰不足以窮其高深也淺而為博約又從之匕由也龍見而變鬼從神順妙於元造單辭剩語涕唾風墮耳猶足存乎李不懌余笑解之曰君不讀易邪乾父也復子為父者也復之初元子又子子又父者也夫子贊易自黃帝堯舜文王之外語不他及復初爻獨及顏子豈細事哉復之一爻積而為萬有千之策乘除而衍之天地之成壞人物之終始日月之明滅萬事萬變之不可測者固在如愚坐忘中也書不

盡顏也吾非書又爲從而知顏哉乾大父也復小父也孔顏又天地父母之不能該備者也聞者皆茫然無以對純仁來山中值我修破屋作勞相對輙坐膝與之啜菽羹飯脫粟甚美因語之曰昔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而樂與我爾之樂同乎否邪先儒嘗欲窮其所樂嗚呼顏之樂果何事邪君之遊

京師其從宿儒君子問之延祐五年夏五高安江村姚雲書于六圖菴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備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内十篇為曾子書又稡子思所言為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思子而顔子無書也蓋顔子雖孔門弟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紀錄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說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顔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

傳惜我論語中顏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
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顏子答者二顏子
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美追憶之辭爾
河北文安李鼎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
思子書二書刻而為顏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
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襍語二人編纂小有不
同其用意則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朴厚端謹
固具可至顏子之資因書之言學顏之學必也
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為之事有所不為

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自可馴至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者夫如是其於顏子也直可睎其人非但輯其書而已澂將有俟焉臨川吳澂序

新編顏子卷之一

顏子孔子弟子名回字子淵魯國人少孔子三十歲父顏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闕里顏子所居

好學篇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論語為政篇　尹氏曰回之學默識心通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故曰不違如愚　朱子曰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

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楊廷秀時子曰私者顏子獨至之處也惟孔子則知之然則回之私亦孔子之私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論疏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
遷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
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又曰如顏子地
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
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 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
萌於再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
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言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楊廷秀曰率性如顏子不幸而有短命之嘆而後可以言命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程子曰此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
也　朱子曰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
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又曰博
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
文惟一便是約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
着力不得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

間非所謂窈冥昏黙者　朱子曰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蓋悅之深而力之盡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又曰顏子乃生知之次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但是未到[illegible]達程子曰瞻之在前不及也忽焉在後過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又曰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又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　楊氏曰此顏子未達一間也

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張子韶曰衆人以耳聽顏子以心聽以耳聽者語過則耳忘以心聽者語來則心受在孔子為語在顏子為身以身而入其語之中故見身而不見語也焉得惰之云也　並論子罕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

以之名庸平常也拳、奉持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

列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夫觴深之淵矣（淵名）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熟於浮）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起）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嘆）吾與若（汝）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文）

外也實內也而汝也汝且以是爲道歟未見道之內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數、學之則能以熟於水）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能入水者不學而捉操舟視如平地）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舍）惡往而不暇（黃帝篇）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無器謂無位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也曰無位則淺矣

（史記）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伯夷傳）

（楊子）或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問神篇）

請問退進曰惜乎顏淵以退為進（不仕而學）天下鮮儷焉（君子篇）

（伊川）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云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顏子稱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

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
之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
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
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
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

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

矣所謂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考也　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

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此篇言顏子所學、以至聖人之道惜其天年不永幾於化而未至於化也

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

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爲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烏乎何其難哉

（張子韶）曰聖人之於門弟子其心術之微雖靡不灼見然使其棲止一處聖人必有幾以動之欲其知所警勵也人之心術或於一塗甚明而於他塗尚塞者則以其棲止於一塗

頽然自足而不知運用之法也顏子之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其所學豈有棲止於一塗而已乎

楊廷秀曰道無止也道至於天豈不爲極而曰天行健豈有居其極而爲可止之說哉雖至於孔子猶未見其止而況去夫子一間者乎

又曰顏淵非學縱心也學不踰矩也時子

又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

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相傳是責石以来其為粥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况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邪盖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睹之彼非不受不睹也彼固無以受無

以睹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爭與日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睹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閑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

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能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邪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

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田與
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
能聽人也邪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
童啓矣田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
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田之聽也聽
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
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田之天是惟無
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田意已
傳及其既言田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田已

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邪或者曰田何功於後學也參如田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田則無論語矣田也日居韶濩鍾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田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詞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田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田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

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曰田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顏子卷之二

德行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先進）

〔家語〕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回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三恕第九篇）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弟子行第二十二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正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比親數近疏遠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

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賢君第十三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而不能反　反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　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　六本第十五篇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冥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

君子曰愛近仁度近智 度事而行 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回問小人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回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以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 相病急欲相勸令為人義 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樂亞為亂是以相愛而不能久親也

魯仲孫何忌問於顏

田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田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智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田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叔孫武叔見於顏田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田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田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第十八篇

〔孟子〕公孫丑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丑章句上

爲仁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不違仁只是无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楊氏曰違者對依而言不違則必常依於仁矣　侯氏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　尹氏曰此

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无間斷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蘇子瞻曰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于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又曰三月只是言久尔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illegible][illegible]王氏曰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三月輒一次違之

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爲顏子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

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又曰己與禮對位克去己後必復於禮 又曰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顏淵曰請問其目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

而直請其條目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禁止辭是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直以爲己任也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惟顏子得聞之　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唯對

顏子為盡問顏子事斯語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論顏淵

（晦庵）朱子曰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真是仁孟子真是智顏子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

（張子韶）曰仁者覺也物來則覺物不能移事至則覺事不能亂為學而至於覺天下之能事畢矣然人每為事所惑而至於不通者則以有己也有己則自私自私則不仁矣克己也

者勝也禮也者理也克盡私智自歸天理也
自歸天理則四海為家萬物為體喜怒哀樂
疾痛痾痒與四海萬物同矣目之所視耳之
所聽口之所言身之所履皆知其源而得其
幾遂其本而識其要天高地下日光月明山
峙川流鳶飛魚躍周旋進退俯仰疾徐皆吾
之仁者也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又曰學者閉塞之處乃夫子之門也學者隔
絕之處乃夫子之墻也孰閉之孰隔之私慾

是也使吾一日克己復禮則夫子之門豁然而夫子之墻洞然矣

楊廷秀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嚮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人未嘗食熊掌也而强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還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

見見則樂夫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吾以為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爾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小潘墻去陛級撤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

領其大請其目卒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微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怨也惟其大而不騖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怨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巳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學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倡融者

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倡
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
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
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
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
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
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
得居也微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
求所以居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閒宅

之安而不得至則戚至則不得見則戚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宥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其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可哀邪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

顏子卷之二

訂刊

瑞州路上高縣儒學教諭南埜曾同甫通甫

袁州路儒學學正新昌天樂陳得星明仲

進士誠泉李路遵道

提舉石溪胡儁孚唯一

顏子卷之三

言志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朱子曰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程子曰夫子安　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仁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

善爾　又曰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靮音的　張子曰子路樂善顏淵樂道孔子樂天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

論公治長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論述而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衛靈公

程子曰孔子立百世不易之法猶以告顏子蓋舉前代之善者以損益之此成法也然必放鄭聲遠佞人而後能守成法 朱子曰夏以寅為人正時以作事則當以人為紀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至商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制度儀等

至周始備物小而加於衆禮之上繁華而不爲靡韶樂盡美盡善顔子王佐之才故孔子斟酌禮樂而告之　又曰孔子以四代禮樂分付顔子想是將文約禮之時都理會得了　又曰孔子別又言吾從周者蓋當時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若爲邦之問乃其素志

家語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側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得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

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廣大也上音忙下養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孔子曰汝獨無願乎對曰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无有越於溝池者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

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致思篇第八

孟子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滕文公章句上　朱子曰人能有為則皆如舜孟子道性善此是第一義　楊廷秀時子或問顏子為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柳

可謂大勇矣

劉歆曰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以不興

惟顏淵一人惟能當之　贊董仲舒

不貳過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易繫辭下

程子曰復卦初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張敬夫曰

復貴於早方其萌於心謀於慮乃改其過而不行此近於幾而盡後之初九所以无祗悔也　朱子曰顏子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韓子）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言過行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故何哉夫其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

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

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

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

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張文潛論盡性曰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稜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顔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顔子遠其惡之稷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惡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别矣

劉彥冲論復卦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子乎不遠而復稱爲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爲仁之說告之矣顏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己旣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得仁體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

洞徹爲一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荅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文中天地篇九師註云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說者所能至邪是知後之一義爲明白坦易之逕聖

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
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
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
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作復齋銘曰
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
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哀樂或失其正
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
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
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

勿謂有本勞思內馳勿謂無本悠、弗思
廓爾貫通心明取舍既復其初無失之者
蕩、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
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
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茲在茲其敢怠哉

【謹按】屏山劉氏論顏子不遠復謂論語所載顏子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今故以為仁名前篇以為邦居次篇以不貳過篇寘此蓋近則修身遠則治國而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劉和卿論復卦曰性中之天孰挽孰田理外之人孰遣孰排吾將排遣其在彼之人而挽田其在我之天請問此境何自而入談不容聲難以語人胸中不有卓然之見者不足以造乎此也念慮之不純吾身之影響已隨賤履之不至吾心之形聲已斷權輕重禍福於影響未提之始較毫釐得失於形聲未著之先吾之鑽仰日勤將約日敏視聽言動詎祀其非言辯步趨詎擬其迹過之所形何貳於

行怒之所發何還於色齋爾心苦爾卓樂爾箪食瓢飲顧無所用其力邪一旦力到功深超然領會豈啻冰釋而風休雲舒而霧霽鵬摶鷃逝吾不知天地之高博日晬月明吾不知宇宙之寥廓帝驟王馳吾不知古今之廣莫萬象森羅皆吾方寸之故物爲乎逕庭異而氣、象不同也性真揖遜、之必盡理妙潜反、之無餘昔我所見無非人今我所見無非天極其原而索其初遡其本而知其端洞

洞屬〻了無一得如歸故家何事於復吾於此始信己私可克己之累也不善可知善之累也克之矣終無所待其克知之矣終無所致其知熟乎其仁庶乎其幾吉凶之兩忘悔吝之並置亦聖人復禮之警策也吁安得復之不遠者與共談斯復之義哉彼何人予何人睎之則是

顏子巻之三

助刊

月山胡成叔　竹莊羅道登

泰宇李泰初　洞雲鄭仲雲

碧虛李孚昌　竹樓李孚允

顏子卷之四

賢樂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雍也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尓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昔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

樂歟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論先進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朱子曰庶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命謂天命貨殖財貨生殖也億意度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言其近道又能安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離婁章句下

朱子曰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楊氏曰禹稷當貴而不樂然後可以

居顏子之貧窮而不自以為憂顏子貧賤而無憂
然後可以當為窮之富貴而不自以為樂宜樂而
憂樂以天下也宜憂而憂、以天下也

列子仲尼閒居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言顏
回回援琴而歌子聞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
樂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
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我此吾昔
日之言爾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
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

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故無所不樂無所不憂

莊子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人不敢言輕用民死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 量去聲蕉草芥也言死者數多以國為量視民如藪澤中草芥 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不假扶持 亂國就之 往救也 醫門多疾 多救人之病 願以所聞思其則 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 愈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爾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不可救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矜衣故德濫蕩知出乎爭爭善故智適出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殼然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矜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氣矜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陳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其有美也命之曰菑人名汝為凶人菑人者人反菑之災反及汝若殆為人菑夫

且尚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以異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更求以自異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

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汝但勿言言則王公必將乘人而求勝此時恍然失其爲衣求退不能目熒色平者極流遁之形狀

口將營之復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處

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

心且成之且於適為後圖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增多其惡順始無窮順之自私至此惡愈充留若殆以不信厚言未能取信而深言之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傴下合作讀點言低下傴僂欲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彼不愛民而我乃欲愛其民是下拂其上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因賢人之修而擠陷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名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宅無人曰虛畏無後曰癘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重嘆其不可夫以陽為充孔揚外為充滿其氣甚揚觀其采色不定觀其形采意氣不定釋上陽揚之意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案察他所可感動處遷就與之從容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內不敢訾議其非而然之其庸詎可乎然則顏子言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引起與天為徒等說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我也蘄乎而人善之音祈願也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言一無所求於人若然者謂之童子渾然天理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擎手跽足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借古
以為教有譏責之實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誘
曰古人已有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
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言
未可也詎可如此多端政法而不諜探也言
汝所為事目方法亦多不能一探其意雖固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

心者也言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心者爰所自然之道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聽之以心猶有我聽之以氣則无物矣符如氣候將至之符氣

者氣自然而待物以虛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得使謂教誨也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在人世樊籠之中不為虛名所感

動入則鳴不入則止

能受者言之不能受者不言

無門無毒

無方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

皆無心迹之累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以混然之一爲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無行地則化矣化則絕迹又不足言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爲造化所使則無所容僞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以彼之闋猶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

吉祥止止自然之福止於所止

下止字是虛字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不
止者則身坐於此心馳於外及坐忘說也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子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蹵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此無有俱遣之時
即吾喪我之處四肢耳目皆不自知離形墮

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無所不通之名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同則與道爲一而無好惡化則無所往而生其心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奘之至也 右篇

大宗師第六

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諸延粥郭內田十畝足以爲絲麻此田園也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鍫上然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言真得友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濟遠王氏曰夫子於顏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顏子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墮枝體黜聰明心齋等語此獨出於莊周之徒隱崧莊列等寓言

若不具載又非全書今附於此

楊子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養親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楊子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於以以其回邪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重言其非劣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

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秖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道立教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當以此為心 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學行篇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 樂也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邦有道富且貴樂也 闇闇在上簞瓢捽茹 以手捽菹茹 亦山雌也 邦無道貧且賤焉樂也 何其臞千鈞

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脩身篇
晉李蕭遠運命論曰富乎齊景之千駟不如
顏子之約其仁 文選
濂溪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
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
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

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通書 顏子第二十三

又或問富貴而矜貧賤而嘆使處富貴如處貧賤處貧賤如處富貴則矜嘆不發先生曰見得一者雖使顏子以貧賤處貧賤又安得樂顏子於此非特忘富貴而貧賤亦忘了此人所以雖視之亦堪而回則不改也所見到此便是樂矣

伊川

程子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不改者猶大火中真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而松

栢自有和氣乎

橫渠張子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而知其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曰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

及而後世更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蘇子瞻曰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

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楊廷秀〕曰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樂堯舜之憂一簞食一瓢飲不足以憂顏子之樂

又曰稷契伊尹以用為達孔孟顏子以不用為達　又曰能為顏子之貧而樂則能為周公之富且貴而不驕矣時子

顏子卷之四

顔子卷之五

知十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論公冶長

胡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喩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 朱子曰愈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與許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論先進

朱子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實乃深喜之

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聞東野畢 御定公者 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 不服而走 公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三日牧來

訴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召

田至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

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

朝禮畢矣（朝音潮）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

求馬不已（鞭策不止）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

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為

人所困則必啄人此下以類推

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晨與顏回侍側聞哭者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別離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切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

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者矣　顏回問於孔子臧文仲武仲孰賢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嫡立庶爲孟氏所譖出奔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也（武仲敗於邾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立言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不下展禽知

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置六關新置六関以稅行者妾織蒲席三不仁設虛器大夫不藏龜況於而卿蔡稅縱逆祀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而不禁祀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文仲祠而令國祠之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亂齊莊公與之田知莊公將有難而不受智之難也夫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嫡立庶武仲所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

施　當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　御猶侍也　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　為聞盍日有所而后言者

顏回篇第十八

師友篇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禮記檀弓下　鄭氏

曰無君事立於孝哭哀去也展萬視之居者主於敬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論泰伯　朱子曰校計校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魏子韶曰顏子之心超然遠去渊然深藏既不得而動又不得而窺天理昭明人欲消盡雖其身之德行且不見其有況犯我者乎故子之心如明月之珠内外通徹晝則光充於内萬象供入而不留也夜則光溢于外岸墻皆明而不隱也

家語顔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語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夫 顔回第十八

孔叢子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 論書篇

揚子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或人蹴爾曰問鑄金得鑄人 睎驥之

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學行篇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 寢伏人不知

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勑勑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言得聖人而師之如攀龍鱗以飛天附鳳翼以沖霄揚發揚也 淵騫篇

李蕭遠運命論曰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遜於規矩之内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張子韶曰聖人於資性遲鈍者尤加意焉盖疑多則問多問多則答多詳復周旋萬理自判使後世雖不見聖人覽其遺言猶可泝流而知源自葉而知本也使孔門皆如顏子則天下何望焉故天下後世深有賴於樊遲之疑甚不願如顏子之悦也

愚按論語載顏子惟二問晦庵謂顏子生

乎受用克己復禮四字爲邦之問顏子事事去得乃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今觀群弟子非不問仁夫子何嘗告之以克己復禮之道非無問政夫子何嘗告之以四代禮樂之事然則顏子有不問問則必得聖處顏子如不問後人要知聖人妙處其不幸者顏子之寡問其至幸者顏子之有二問也

在厄篇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論先進篇 朱子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家語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

絃歌不衰顏回入子曰吾道非乎（不行也）奚為至於此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取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乃見道大）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此一段史記與家語小異今依家語）

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賫貨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

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自稱
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
貢以所飯告孔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
云不以疑也其或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回
曰疇昔予夢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
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回出
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而可也
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在厄第二十篇

荀子仲尼顔淵知而窮於世刼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音僻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惟惟而已者誹也 惟讀曰唯聽從之皃常聽從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 愽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言辯辭愽而見窮屈者由於好毀訾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愈上声

大略篇

天年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子罕

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朱子曰顏淵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朱子曰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朱子曰孔子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朱子曰噫傷痛声悼道無傳若天喪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 朱子曰慟哀過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比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朱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欵不如葬經之得宜 論先進篇

家語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楊子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不朽也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爾君子篇

新編顏子卷之五

類附學顔

濂溪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志學篇

朱子曰顔淵居陋巷蕭然寒士爾乃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伊尹耕莘野䍥然一匹夫爾乃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明道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陳瑩中曰顏子上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

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子則不敢當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子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居房屋之中四面皆墻

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訓小學

南軒張子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人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

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故予顧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矣

晦菴朱子或問回也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語錄

漢黄叔度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人以為顏子 本傳荀淑謂袁閎曰子國有顏子閎曰

見吾叔度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憲不得似顏子乎竟是資禀好顏子不是箇衰善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宋程伯淳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人以爲顏子　陳瓘傳范淳夫與陳瑩中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陳盖不知也謝曰生長東南不知有伯淳爲責沈文以自恥

或問朱子明道可比顏子否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修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程子（明道）顏樂亭銘曰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 以良價

而得復善開讀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
深清泉澤物佳不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
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
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
學其何可忘為孔周翰作

呂與叔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
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
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

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
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
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擧切吾身一
日至之莫非吾事顔何人哉睎之則是

羅仲素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
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題
顏樂齋

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送
劉戶曹

先祖李公諱晞顏字伯淵優於理數之學翔洲圖書院教淑生徒成材者數百以先賢前六說及二事二銘二詩書于齋之四壁常切玩心今用附刊　孫純仁頓首拜誌

卷之五終

鬻子五卷元李純仁編鬻子古今書其畧余輯
自純仁始此書著錄者有萬卷堂書目及國史
經籍志此後不見某氏藏書已入洪濤巨浸中存
世錄存不得見深四時之功傳其鬻子刻首錄
達左編本見錢塘掃藏書志孫氏序稱國初李
純仁所編鬻子而未詳其本知孫輯在此本之後
孫詒讓書氏世書傳述四部中乃有鬻子而何
安得不笑知其所輯之書即純遺前人也也是園
書目中亦有鬻子刻入僞書与於蕭穆著錄
王五是別本耳然此書甚書衹一卷